

鄒齋叢書

1

2

3

4

5

6

7

經考卷五

休甯戴震記

魯之春秋

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春秋公羊傳疏案莊七年經云星實如雨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日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

黃澤曰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
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
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
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
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
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
微而扶植綱常也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
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左傳昭公二年

蓋必起自伯禽之封

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

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

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

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

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

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據魯史

黃澤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

失而加之筆削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

又曰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常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

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竊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又曰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示人想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史法書法

杜預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

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其紀年篇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又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

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

書時事之變

程子曰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旣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誦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朱子曰蘇子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定哀之

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

呂大圭曰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黃澤曰春秋所以難者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

又曰學者須以考事爲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尙多有之未有考事

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
又曰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考索事情
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辨其何以謂
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辨既決則春秋始可通

又曰春秋書法須先攷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
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
處大抵先於夫子未修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
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
通也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以義
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說
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又曰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又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卽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耳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旣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卽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貽則夫禮顯

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又曰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矣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爲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尙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

以撥亂也

又曰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百出弑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旣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又曰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理明義精之學

程子曰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

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朱子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

不善者爲戒

黃澤曰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

舊史闕文傳經者脫漏

王觀國曰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推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也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